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二十五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五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五

莊公桓公世子同也母文姜以莊王四年即位閔公

莊公子史記名開世本名啟方母叔姜哀姜之姊也以惠王十六年即位凡閔之謚古書多作潛案漢書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謂左氏春秋經也又曰經十一卷謂公羊穀梁春秋經也又曰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謂左傳卷數不與經篇數同公羊穀梁傳卷數皆與經卷數同也何休說公羊云繫閔公篇於莊公下故十二公爲十一卷也公羊音義於僖十六年云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案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輒分之爾穀梁音義於莊十九年云傳本或分此以下爲莊公與閔公同卷唐石經公羊及鄂州本僖公第五其下注曰卷四以至哀公第十二注曰卷十一凡此皆何范本十一卷之證也三家之經各有所受閔不別卷者蓋因文稀簡少附合前篇後易縑素亦遂仍之而何休以爲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引傳三年稱子云云不可通於穀梁之義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爲

正何也

據君不絕

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補曰君無不行

即位之禮者行其禮而不書見嗣子之不忍葉夢得曰即位者禮也忍不忍者情也孔廣森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義

治也君弑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三者並春秋新意

三月夫人孫于齊

桓公夫人文姜也補曰何休曰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撰異曰孫本亦作遜後同左

氏公羊皆同段玉裁曰孫作遜者俗也或將左氏音義孫遜互易者謬

孫之為言猶孫也

孫而

去補曰言猶者義相近孫遁之孫義近子孫之孫也爾雅子之子為孫郭璞曰孫猶後也後謂退在後生也此與蒙者蒙

也徹者徹也虛虛也已已也相似後來又製遜字爾雅曰遜遜也孫炎曰遁逃去也易序卦傳曰遜者退也明亦若退在

後生矣謹奔也補曰內諱公夫人奔謂之孫公羊亦同諱者經例因史例也左傳載子贛對衛出公曰昔成公

孫于陳獻公孫于齊今君再在孫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明臣子之辭如是奔急辭係緩辭

也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書者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補曰接與際同義猶言會也練者十三月

之祭此日以練布為冠服故以名祭即小祥也注言以人道錄之非傳意王念孫曰傳言錄者閔錄之也人之者仁之也

謂於練時閱錄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言念母
此言仁之其義一也仲尼燕居注曰仁猶存也墨子經篇曰
仁體愛也說文曰仁親也又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
閒謂之人兮中庸曰仁者人也注曰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
人意相存偶之言表記曰仁者人也注曰人謂施以人恩則
人與仁同義公羊成十六年傳曰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
在招丘悌矣何休注曰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閱錄之
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古書仁與人二字多通用
義通故字亦通也文烝案王說是也二句明所以特書孫齊
義也公羊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賈逵服
虔說左氏曰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
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耳其實先在
於齊本未歸也孔廣森以為莊公念母將迎而復之乃著之
曰是時固孫于齊也前此孫文無所施文烝案他孫及凡奔
皆去而不反之不言氏姓貶之也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故僖
辭此孫亦獨異不言氏姓貶之也元年曰夫人氏之喪至自
齊去姜以貶之文姜有殺夫之罪重故去姜氏以貶之此輕
重之差補曰此氏姓與隱九年異男子有姓有氏姓女子姓
而已姓卽氏氏卽姓僖八年傳曰言夫人必以其氏姓婦人
以姓爲重且變於君之直言公也注云云者與左氏賈服說
略同賈服以爲殺子罪輕故孫不去姜氏賈又以說喪至但
去姜之義孔廣森曰夫人姜氏孫于邾是內絕之之辭絕之

則無惡也於其喪歸乃復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彼夫人孫
于齊內逆之之辭也自後遂終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後

不待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補曰此下申貶義也賈子曰命者制令也制謂限制令者號令

貶矣下所云以言而在天亦若諄諄然者也人爲父母所生其中

有天焉下三年傳曰三合然後生是也道者天人之際可言

可行之名也自天之人則曰自誠明謂之性自人達天則曰

自明誠謂之教性始之教終之道在其中矣堯舜性之自誠

明也誠者天之道也湯武身之自明誠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誠之者思誠也身之者反之謂反身而誠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誠其身善者所性而有也誠言乎自成也道言乎自道也皆

太名也若道與德對文則道者若大路也德者得善於身也

其綱親親仁也尊賢義也其殺其等禮所生也其目君臣也

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皆道也所以行之者知
也信也勇也皆德也言乎心之皆有則曰仁也義也禮也知
也言乎心所同然則曰理也義也此夫子思孟子之精言
而傳之所指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陸賈曰天地
端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陸賈曰天地
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董仲
舒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
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諸文語意皆與
傳同而陸生似卽本傳義但陸以受命之後能順爲道傳言

受則已兼有順義與下以言受命一例天者自始生而然也
天命之謂性也受命者終身之所受也率性之謂道也案下
傳三合然後生詩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左傳劉康公
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諸生字皆謂始
生而左傳論語二生字又爲生存生活之生與始生之生相
因爲義可知此傳二句之說矣○性之爲字从心从生是由
始生得名故曰生之謂性曰性者生之質曰與生俱生是其
訓詁然也經傳性字有二解如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直訓
生也父子之道天性則性情之性也左傳民樂其性亦生也
協於天地之性性情之性也夫傳言人之於天以道受命而
皋陶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逸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尹
吉甫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劉康公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夫子曰人之生也直子思曰
天命之謂性自誠明謂之性比而觀之性善明矣然而孟子
言性善乃爲發前聖所未發者可欲之謂善無惡之謂善孟
子以爲人性但有善無有不善且人人所謂善無惡之謂善
竟之義其原出於中庸之言誠而自詩書以來皆引而不發
子貢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也論語言性之
文唯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其辭最渾
而其理最密得其言不得其意未有不以爲善惡混者又未
有不以爲三品者非孟子固不能辯之矣蓋自夫子沒而微
言絕學者多失其旨於是子賤漆彫開世碩公孫尼之說

有樂記之說有告子四章之說有公都子所稱告子曰及兩
或曰之說大率或言靜或言動皆有似乎相近之言而書
性善有性不善者則又似乎上下不移之言今取孟子之
詳考而深繹之入與聖人皆同類而相似即口目耳鼻四肢
之形色其血氣心知之中而仁義禮智具焉斯則謂之爲天
性是不可知於情知之情不必專善而以其皆有惻隱羞惡
恭敬是非之心乃所謂故以利爲本者故知其皆有仁義禮
智根於心而性皆善雖曰皆善而非堯舜之至誠不可言
性之雖非性之而皆可反身以思誠即皆可以爲堯舜惟不
思不求而不能盡其才陷溺焉戾焉則其本相近者倍蓰
相遠而至於無算斯夫子所謂下愚矣下愚從習而來至此
則亦不移相遠之實以下愚爲極相近之名從上知而生此
則孟子未嘗引論語而實密合論語之意廣大精微明白洞
達言天人性道者必至此而其說乃盡文烝讀孟子積久乃
悟之章句既多用特擧括焉聖人與我同類同類者相似
語最分曉以聖人之與人相好惡與人相近所謂違禽獸不遠者
似卽是相近而於所謂好惡與人相近所謂違禽獸不遠者
近遠之交雖同其意異也七篇言性最先處曰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堯舜者善之極性之準以是知論語兩相字必
指上知也一章再出子曰者始吾於人善人不見之例也四
德有智卽上知之明知明性中者始吾於人善人不見之例也
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也趙岐解倍蓰無算云非天獨與

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此注是也趙又解湯武反之云反之於身明反非反性之謂管子言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莊子言反性復初彼皆道家之學異乎孟子所論也宓子漆彫子世子公孫尼子之書見漢志而王充論衡稱之曰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因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彫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此卽公都子所述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也樂記亦公孫尼子所作其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其言靜卽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其言動卽告子杞柳湍水食色及以生訓性之說亦卽可爲善可爲不善之說也至於仁義禮智信五性爲五行物象之說好惡喜怒哀樂六情生於六氣之說又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之說與夫性爲陽氣情爲陰氣陽氣有仁陰氣有欲之說又有性不發爲陰情形外爲陽之說性其情情其性之說此等分論性情皆於孟子無妨古人言凡有血氣莫不知愛其類亦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言孩提之童知愛其親亦曰兒善訟言人義人利又言人患言道心之微兼言人心之危此等言情言心亦於孟子無妨詩書所稱不虞天性俾爾彌爾性並不主於論性其曰節性者則以好惡喜怒哀樂之無節於內者言之而不害其爲本自有節也孟子又言忍性亦節

性之意也言豈一端各有所當學者亦務究性善大旨而已
荀卿後出其學深於禮好非子思孟子作性惡一篇與孟子
爲難而以性與僞對則亦明知性之爲誠漢儒言天地生人
以禮義之性言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重禮節
安處善樂循理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保定
人甚固其餘言五性者甚眾而後來輯古文書者言恆性說
文之訓則直曰性善者也其實於孟子之言終未能篤信而
發明之故董仲舒著書言性未可謂善其後楊雄荀悅及王
充本性唐韓子性原皇甫湜之論杜牧之辯皆不宗孟子者
也李翱宗孟而始爲滅情復性之說性不可言復且離情無
以求性矣宋周子善談名理而程子因以有理與氣之說張
子亦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說朱子皆取以說孟子夫天
生萬物莫不有性故水性下山性生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
犬性守牛性順馬性健而人性則善善謂之仁義禮智仁義
禮智之心有所同然者謂之理義今日性卽理也不及在我
在物之別則語未足矣人有性而情以見之才以充之形色
以載之或謂之天性或謂之血氣心知之性各便文以爲言
今必兼論性與氣而分論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則辭又費矣
且諸大儒之發明性善與論語三言終不合一則後人安得
無疑哉周子以來皆引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
善也成之者性也先道次善而後及性與中庸孟子所指各
殊其言道卽論語之天道大戴禮本命言分於道謂之命者

也今不復

繁文焉

於人也以言受命

臣子則受君父之命婦受夫之命補曰言謂教令也生民之初

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父子有君臣帝王之教君者臣之天

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是故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陰之從

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三綱之道本諸性而垂諸教者也

以道受命以言受命其實一也言或有不

當受者若傳論曹世子則亦以道為斷也

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

若順補曰爾雅文也惠士奇曰

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

親禮也亦謂魯當絕之

臣子大受命

言義得貶夫人補曰臣

公意錄母之變存以人恩宜大所以受命於天人者不可不

貶夫人此君子所以示義蓋舊有姜氏文而削之君子亦史

臣也子則亦容時君或言臣得連言子耳自人之於天也以

下董仲舒繁露亦有其文董未必用穀梁蓋古書成文也未

一句當非成文或董所本無矣葉夢得曰有春秋之教有春

秋之法教者施之後世曰夫人矣不可謂之奔故言孫法者

行之其人夫人之罪不

可容於魯故不書氏

夏單伯逆王姬

○撰異曰逆左氏作送左以經諸單伯皆為天子之大夫案傳有魯大夫費庠父亦稱費伯與

是書經解賣扁

穀梁補注五

單伯相似又史記魯邑有單父明單伯實魯大夫矣孔廣森曰逆則据往之日書先行單伯而後築館可也送則据來之日書時尚未有以居王姬也是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不可通也案此即張洽俞皋說

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

單姓也伯字諸侯歲貢士于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為大夫者

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補曰注言歲貢士者射義言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故范云爾但

據鄭君注以歲獻為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以貢士為三歲

而貢士則范非也何休曰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

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其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

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何注與伏生書大傳同

射義注悉依為說范言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亦非

也太夫稱名氏者皆其君所命君不命則名而不氏此乃傳

之明文范說不亦謬乎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

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

鄭君疑記文誤脫以為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其不

卿命於其君單伯後不卒何休無說當與柔溺皆同

言如何也

據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言如

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

可受於京師何也曰君躬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

義固不可受也

禮尊卑不敵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魯桓親見殺于齊若天子命使為主

則非禮大矣春秋為尊者諱故不可受之于京師補曰爾雅曰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注天子嫁女二句本公羊也衰

麻接弁冕亦是義不可受下傳乃備言之君躬各本誤作躬君今依胡安國傳俞臯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趙汭集傳

乙正王引之曰注以魯桓釋君親釋躬傳文誤倒未考宋元人所見本也音義曰弑又作殺注同案殺字是今注未誤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補曰毛詩傳聘禮注皆曰館舍也說文曰館客舍也雜記曰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

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曾子問略築禮也補曰於同加之者緩辭○撰異曰館白虎通引作觀築禮也禮宜築

館也築館與築邑築臺築園亦同但無虞之事為異苟不為其築于外則史不記而經無文成十八年傳所謂築不志

也何休曰繕故曰築說文曰築擣也于外非禮也於禮不當築館曰作始造曰築說文曰築擣也于外非禮也於禮不當築館

城築之為禮何也補曰據諸侯宮非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

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補曰朝者治朝治朝之外門即雉門

也雉門曰公門言必自公門出者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所以起下二句注末二句宜刪去

為之築節矣

補曰公羊曰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何休曰

公子女公子也當築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築之外變之正

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

補曰俞樾曰當作為變仇讐之人之正為字變之字誤倒

非所以接婚姻也

補曰謂非可於廟中接婚姻

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迎親

服祭服者重婚姻也公時有桓之喪補曰喪服經曰斬衰裳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父凡服上曰衰下曰裳男子衰

與裳殊此言衰則該裳矣麻謂首要經也斬疏齊大小功布總五服皆曰衰其經皆麻言衰麻猶言衰經此以配衰而足

其文非指衰之布為麻也弁冕皆親迎之服大夫以上服冕此兼言弁亦以足句又弁是大名故疏曰弁冕者連言之周

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故傳亦通言之也趙匡曰言築之為宜不若辭之為正也故君子貴端本也孫復亦云其不

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補曰齊侯與魯不可相為

禮不復讐則怨不釋即四年傳之義也疏曰舊解齊侯親逆不至京師文王親逆不至于治則天子諸侯親迎皆不至婦

家矣今恐不然何者此時王姬魯主婚故不至京師詩稱親迎于渭者為造舟為梁張本焉知文王不至大如家乎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諸侯日卒正也

補曰疏曰重發之者此共錫命相連恐日月爲

錫命錄故明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氏叔字天子之上大夫也禮有九錫

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

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何休曰桓

弑逆之人王法所宜誅絕而反錫命悖亂天道故不言天王

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則曰含者臣子之職也以至

尊行卑事故不言天王也甯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不

失禮故亦不言天王也甯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不

可最大矣禮天子既有賵含之制傳但譏二事共一使耳言

且所以示譏一事無再賵之道也以天王之尊會人妾祖母

之葬誠失禮矣孰若使任叔之子來聘使家父來求車之不

可乎此三者皆言天王明非義之所有存舊史有詳略夫子因

而弗革故知曲說雖巧致遠則滯矣補曰此依杜預以榮爲

氏文五年注以榮爲采地文元年叔服注云未受采邑故不

稱氏氏即采地三公至元士皆同榮叔亦得爲中大夫也書

序有榮伯爾雅曰錫賜也九錫之文本何休注何休又曰百

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范謂以功

德爲多少與何異也韓詩外傳春秋緯禮緯皆言九錫書大

傳則言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
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鉅鬯三
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是三錫也但春秋錫命及左傳
諸所載似皆未可援三錫九錫爲說惟齊桓晉文錫命爲侯
伯略相近焉王不稱天范駁何休甚善然非舊史有詳略也
春秋書錫命三桓書王文書天王成書天子其義一也其義
一而或稱王或稱天子者成八年傳云見一稱也但傳惟以
見一稱釋天子而不釋王者天子終春秋祇一見而王則本
配諡之稱其爲見一稱易明無待釋也夫同此錫命一事而
其文三變焉所以得爲見一稱耳至於榮叔歸含召伯會葬
皆在文公逆祀後則是傳所謂文無天者因魯起義非關王
身而先儒亦莫能悟深可喟矣大氏王不稱天決無貶王之
義春秋言王言天王言天子言王后言公言夫人皆稱名禮
之最尊者雖有貶時不貶於其尊稱之名也此事蒙上月禮
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賞人於朝與士其之當召而

諸侯則償之是來受命補曰鄭君注曰償進之也王將出命
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償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
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生服之死行之禮也
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生服之死行之禮也
補曰公羊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何休曰言命不
言服者重命不重其財物孔廣森引觀禮諸公奉篚服加命

書于其上大史述命侯氏降拜升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

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矣補曰周禮大史賜諡無追錫命之禮何休曰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諡不當復加錫疏曰書錫命者三此追命失禮

最大故以甚言之文案杜預釋例曰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薨

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即位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也

魯成八年齊靈二十三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也

王姬歸于齊補曰齊侯來逆而姬歸也何休曰內女歸例月為外女不月者聖人探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為

之中者歸之也補曰明與紀季姜略同與齊桓夫人異重發傳者彼為媒此為主也讀同彼傳丁溶曰中

當作主疏云彼王姬非魯主昏又二年傳為之主者卒之也明此亦當為主

齊師遷紀邾鄆鄆補曰爾雅曰遷徙也蒼頡篇曰徙移也○撰異曰紀下或有于字傳所明記而先儒失之

今以夏小正紀國也邾鄆鄆國也此國以三或曰遷紀于邾傳例推知之紀國也邾鄆鄆國也言為名

鄆鄆十年宋人遷宿傳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矣齊之亡紀故變文以見義邾鄆鄆之君無紀侯之賢故不復見從常例也若齊師遷紀于邾鄆鄆當言于以明之又不應復